

真性情·生死交

馬一浮與謝無量

●王成聖

馬謝皆擅詩學書法

近代中國國學界有兩位著名人物，集學者、詩人、書法家於一身，他們是馬一浮與謝無量，兩人都久居四川，詩酒論交六十餘年，友誼深厚，無話不談，堪稱學界交友的佳話。

馬一浮（一八八三—一九六七）是浙江會稽人，生於一八八三年，知識淵博，學貫中西，詩僧蘇曼殊有一次在給劉半農的信中說：「杭州馬一浮無書不讀，聽其細談，令人忘飢。」一八九八年，十五歲的馬一浮在會稽縣應鄉試名列榜首，同榜的周作人是第卅四名，周樹人（魯迅）第卅七名，可見他的才學。他原名馬福田，中年以後號湛翁，晚年號獨叟或獨戲老人。「馬一浮」三字是在上海辦刊物時寫文章時用的筆名，爾後即以筆名行世。

外貌平庸的馬一浮，身材不高，手足略

小，但頭圓額闊，雙目炯炯有神。中年後，蓄起長髯，飄拂胸前，一襲長衫，望之道貌岸然。他雖原籍浙江，但因幼年隨侍遊宦四川的父親寄居成都，所以語帶川音。他六歲啟蒙，讀四書五經，八歲學詩，十五歲中秀才，廿歲留學日本，旋轉學德國，精通英、日、德文。清末宣統初立之際，由歐洲歸國，居住上海，和四川人謝無量，杭州人馬序倫等創辦「獨立周報」，鼓吹中國獨立自強。又常在于右任辦的「民立報」上撰文，介紹西方現代思潮，暗寓反清之意。他署名馬浮，謝無量署名謝沉，馬序倫則署名馬夷初，後來文名漸著，即以馬浮為名，字一浮。

精於宋儒程朱之學

馬一浮對浙江籍革命烈士徐錫麟及秋瑾極為崇拜，曾代辛亥革命後首任浙江都督湯壽潛（字蘆仙）撰「烈士徐君墓表」，「浙軍凱旋紀念碑銘」，又自撰「鑑湖女俠行」，讚揚烈士的義行和氣節。他的學養和文才

，受到湯壽潛的激賞，乃以其女妻之，但結婚僅數日，湯小姐突告病逝，馬一浮故劍情深，即不再娶。而湯家對他也照拂備至，關愛彌深。湯家原為書香門第，藏書豐富，任由他自行取讀，學識大進，卒成通儒。

馬一浮有一門人壽毅成，對他極為崇敬，受他影響甚深。壽毅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，學成回國後任職於中國銀行，因景慕他的學問而拜於門下，於是身穿長袍馬褂，頭戴紅結頂瓜皮帽，行三拜九叩大禮，禮成，馬一浮授以讀書之道及研究典籍，修養身心的方法，隨手寫一格言橫幅贈之，壽毅成予以裝裱配框，恭懸於書齋，作為治學的座右銘。馬一浮精於宋儒的程朱之學，也服膺關中學派。壽毅成長期受教，被薰陶得溫文爾雅，心胸闊達，不道人短，與世無爭，一派儒者風範，不帶一絲洋氣，是非常傑出的留美博士。

北大校長蔡元培曾欲禮聘馬一浮赴北大任教，他以「古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八字回

絕，傳爲士林佳話。不過，儘管馬一浮不到大學教書，但從學的人戶限爲穿，不乏門生。近代哲學大師熊十力非常欽佩馬一浮，兩人因討論學術而論交，馬一浮在序熊十力的「新唯識論」中有句：「先生學究天人」及「遂使僧肇歛手而咨嗟，玄奘矯舌而不下。」傾佩之忱。出乎肺腑。但兩人淵博嚴謹相若，而個性氣質則異，熊十力喜罵權貴，馬一浮則多論事實，很少道人長短，然胸有主宰，常寓皮裡陽秋，卻含蘊較深。馬熊兩人經常抬槓，時有爭吵，但不損友誼，吵後照常談笑，怡然如初。然而如果梁漱溟在座，必成滔滔雄辯的場面。

熊十力崇佩馬一浮

馬一浮與熊十力曾有一段少人知的逸事

熊十力字子真（一八八五—一九六八）湖北省黃岡人，熟讀四書五經，兼研百家，旁及內典，離開故鄉湖北之前，鄉人早已刮目相看，後經朋友之推介，在江蘇中學任教職，途經南京，聞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之名，遂入金陵內學院，因生活清苦效法六祖故事，苦讀精思，兩年之間，豁然貫通，爲文評論唯識，見解與歐陽大師不同，金陵內院諸生譁然，紛起爲文批駁，識者喜其見識新穎，深致期許，聲名大噪，對他的苦學經過，益加欽重。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北京大學募名

，又因林宰平之揄揚，乃聘爲哲學系講師，遂自創「新唯識論」，編寫講義，但很少到課堂上課，凡選讀哲學系的學生，如要聽講，儘可到他住宿之處，或立談、或坐聽，有問必答，言論滔滔，精義泉湧，動輒講二三小時，以待學生全部辭出爲止。

熊十力身體清瘦，頭額圓大，目有精光，常放異彩，滿口黃州土音，一身布衣襤褸，乍見有若鄉愚，接談之後，莫不驚其學識淵博，見解超卓，無論是否哲學系學生，聆講之後，均表敬佩。

熊十力在北大時，與他過從最密的教授有梁漱溟、林宰平、單樸庵等人，單樸庵後回浙江，主持省立圖書館，熊於假期南遊西湖，即寄寓於單家。熊十力聞馬一浮爲當代飽學之士，深通內典，頗思晤教，乃請單樸庵爲介，樸庵說：「馬一浮不是輕易可以介見的？若干名公鉅卿，均求見不得。蔡子民校長曾電請馬一浮至北大任教，他以『古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』復絕。其人之風骨，可想而知。欲與相晤，慢慢等機會罷。」

熊十力聞單樸庵，思慕益切，立將他所著新唯識論講義稿，附上一函，郵寄與馬一浮求教。逾數星期無回音。正在懸盼與深悔孟浪之際，一日忽有客見訪。出視不相識，及道姓名，始知即爲馬一浮！熊十力大喜，亟表欽仰之忱。馬一浮說：初奉示，略讀數行，知係精心佳作，必須靜心拜觀。旋略感風寒：致稽奉復，特來致意。單樸庵聞聲亦

出，三人暢談甚快。熊十力請馬一浮爲新論作序，馬亦慨允。其後所作序文中，有：「先生學究天人」，及「遂使僧肇歛手而咨嗟，玄奘矯舌而不下。」他對馬一浮傾佩之情溢於言表。

從此熊十力、馬一浮二人成了莫逆之交。熊十力每週假期，必南下杭州，尤其冬季，因爲熊雖嚴冬，不能烘火，烘火則患遺精之症，好在當時浙江大學邵斐子校長，即專撥一舍，以供熊十力居留。熊十力雖生活簡樸，偶亦食不厭精，每週喜食之食物，必移於己前，罄食而後已，常患胃病，人多笑他爲貪吃之過。實則熊十力一遇佳肴美味，儼若小兒之得寶，一片天機，欣喜如狂之狀，煞是有趣。馬一浮有時亦講究飲食，惟生活整飭有節制不似熊十力之隨便。

恭書西銘贈蔣中正

一九三六年春末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及行政院長孔祥熙曾聯袂召見馬一浮，接待極爲禮遇，見面後叩以行己，爲政之道，馬一浮舉「誠」字爲先，並說：「不誠則無物。故聖人云，欲修其身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故誠，則內可以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外可以致知而格物。誠即爲內聖外王之始基。」又詢以修身、治國之方。馬一浮亟讀宋儒張橫渠之教義，並舉「西銘」，稱其氣勢磅礴，包羅弘廣，士人若能研習熟誦，對於世道人心，大有裨益。退

出後即恭書「西銘」贈給中樞最高當局。隨後中樞抄錄此銘通飭全國黨政機構人士誦習。許多人莫名其所以。久之，始知乃為馬一浮建議而為當局所接納者。不久，高中國文課本，亦連同「東銘」，採入備教。於是全國以及南洋各地華文學校高中，普遍知有一張子西銘」及「張子東銘」了。節錄西銘如下：

「乾坤父，坤稱母，予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體，天地之帥，吾其性。民，吾同胞。物，吾與也。……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騷寡，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。……富貴福澤，將厚吾之生也。貧賤憂戚，庸玉汝於成也。存，吾順事。沒，吾寧也。」

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，不久，杭州淪陷，馬一浮遷移至江西泰和，適逢浙江大學亦遷該地，浙大乃禮聘馬一浮為教授，又隨校轉往廣西宜山。這是馬一浮唯一出任的「公職」。一九三九年，教育部敦聘他創辦書院講學，致電給他，除表欽敬外，其中有句云：「際此強虜披猖，國脈一線，欲圖轉危為安，端賴宏施教化。」又云：「茲已撥定基金，俾利進行。所望白鹿餘風，重見今日，振鐸全國，曷勝延企。」

馬一浮初欲於重慶或成都附近，擇地舉辦，後來又認為講學必須遠離政府，以免遭受干擾，如空襲警報之類。遂擇定岷江沿岸的樂山縣，假烏尤寺為院址，定名為：「復性書院」。烏尤寺位在烏尤山之南，瀕臨絕壁，青衣江自西北來，大渡河（水名沫水）自西南來，共匯於岷江。峨眉山秀挺西陲。群峰環拱，風景佳麗，確是講學勝地。於是學人匯集，而四方以書函問業者尤眾，隨後遂有爾雅台答問，與講錄傳世。

但戰時物價高漲，政府經費不成比例，馬一浮乃賣字自給，以公費作院中開支，艱苦撐持。他的書法俊雅，別有風格，書卷氣盎然，見者莫不珍愛，在杭州時亦定有潤例。但祠墓碑誌，壽序壽聯，市招，徵壽啓，及訃告題簽，以及時賢作品，一概不寫。且非友人介紹不應。限制極嚴，自難推廣。

抗戰勝利後，復性書院遷回杭州西湖的葛蔭山莊，增聘沈尹默、周孝懷、劉百閔、壽毅成、朱惠清為董事，但因剿共戰事熾烈，經濟衰疲，幣值狂跌，馬一浮的字賣到一字一百萬元，卻買不到一包香煙，院內經濟的困窘，可想而知。

大陸變色後，馬一浮受中共主席毛澤東愛重，聘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。後來又任浙江省人大代表，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。

婉言諫毛白費心血

一九五三年，梁漱溟與毛澤東在北京公開爭辯，相持不下。周恩來知道馬一浮與梁漱溟是很要好的老朋友，便特請馬一浮來北京，想叫他來出面調解。但馬一浮深知梁漱溟的脾氣，一聽這個情景，知道不好調解，

乃婉言謝拒，未到北京。

一九六二年，馬一浮去北京開會。毛澤東特意邀請他去聚談中國古代詩歌。同時在座的還有沈尹默等。在這次聚談中，馬一浮為毛澤東寫了一副前人的名聯：

大海有真能容之量

明月以不常滿為心

對一代梟雄的毛澤東戒之！惕之！可惜老毛不知警悟。而於一九六六年發動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摧殘固有文物，古典學者馬一浮被抄家，數十年的搜藏和心血，被視為「封建垃圾」，付之一炬。馬一浮珍愛文物，視如生命，睹之痛心疾首，加之年事已高，乃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病逝，享年八十五歲。當時草草埋葬，直到毛澤東死後，浙江省才在杭州舉行了追悼會，離他去世已十多年，如他地下有知，必感慨系之。馬一浮身後留有已刊行的著作有「泰和宜山會語」、「復性書院講錄」、「避寇集」、「蜀戲齋詩編年集」及「爾雅台答問」等。

馬一浮的平生知友謝無量（一八八四—一九六四），在學問和文名上和他等量齊觀，但性格迥異，馬一浮莊嚴，謝無量放縱，不受約束，但兩人的友情卻是水乳交融，惺惺相惜。

革命先進放浪才子

謝無量名謝沉，又名謝大澄，字仲清，號謝無量又號謝雷庵，四川樂至人，自幼和

馬一浮同學，訂交一生。謝無量在辛亥革命前，因參與革命活動，被迫流亡日本。革命時期，受知於國父孫中山，任革命軍大本營秘書、參議等職。民國成立後，曾任京報主筆、中國公學、中央大學及四川大學教授等職。

謝無量精研經文，治學嚴謹，才氣縱橫，但生活放縱，不喜拘束。中年以後，在上海居住，和四川籍前監察委員曾通一（道）相友善，同住上海「一品香旅社」。謝喜愛賭博，有錢即赴賭場呼盧喝雉，十常九輸。有時手順，深夜懷巨額戰利鈔回到旅社，銀元錢幣，數量滿屋，凡帳頂、桌椅間、馬桶水箱蓋上都置有鈔票，琳瑯滿目，宛似金屋，除向旅社結清房租飯金外，隔夕又成了空手大佬倌，再出門時，連車資都要向帳房伸手借貸，好在他們倆人名氣大，出手闊，與旅社主人相熟識，很少碰釘子。

終朝嗜賭囊空如洗

謝無量打麻將或到其他賭場的對象，喜與衣香鬢影的異性貴婦一同豪賭，常輸得身無分文，猶流連賭場，不肯遽去。

某次，見鄰座一美婦面前籌碼堆聚，他即順手取來投入賭局，迭輸迭取，婦人駭怪，悄聲向鄰座問其姓名，知係名詩人謝無量，嫣然一笑，不以為忤，還有一次，四川著名軍人范紹增到上海遊歷，慕謝無量大名，往訪初識。

翌日，謝無量東邀友輩共宴范紹增於「都一處」飯店，場面盛大，餐畢，無錢付帳，謝無量即促茶房將帳單置於范紹增面前，請范紹增付款，范紹增欣然付訖，謝無量端坐如常，像無事人一般。他的好友曾通一同在一起，他取用某貴婦的籌碼，要范紹增付餐費，事後均由曾通一全數奉還原主，不少分文。

謝無量潛心學術，博古通今，文采燦然，書法精妙，名揚各界。某日，他和曾通一同往浴池洗澡，兩人都忘了帶錢，付不出浴資。曾通一在快洗好澡時，忽想起沒有帶錢，很感不安，急忙穿衣回到「一品香」旅社，向女經理借錢，準備返回浴池再付浴資。

曾通一在匆忙之間，穿錯了衣褲，誤將謝無量的衣褲穿在身上，匆匆回到旅社。

謝無量在浴池發覺曾通一先行離去，自知身上缺少浴資，起身穿衣離浴池時，驚見褲子被曾通一穿走，不得已，以汗衫作褲，惟袖口較褲腳小，勉強穿上，用浴巾圍繞腹部，趕急要回一品香旅舍，在途中遇到相識的好友，這位好友殷情邀請謝無量坐茶館飲茶，謝無量一再推辭，好友一再強邀，形象非常狼狽而滑稽。

謝無量固辭好友邀請坐茶館飲茶之後，急忙走回一品香旅社，見曾通一正和旅舍女經理商談借貸浴資。

謝無量出手拉扯曾通一，指曾不應該穿錯他的衣褲先行逃走，使謝難堪，半開玩笑

半責罵中，奮力和曾通一拉扯，用力過猛，把浴巾掙扎得掉落地，以汗衫作褲穿著的汗衫，隨亦滑落地，光著身子站立在女經理面前，把女經理嚇得花容失色的跑走了，謝無量和曾通一兩人大大地出了一次洋相。幸好當時社會上尊重讀書人，人們對兩位名士，不但未加責難，反而當作名士趣談。

大陸變色後，中共為藉重謝無量的文名號召，任他為四川博物館館長，後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，人民大學教授及中央文史館副館長。

中共主席毛澤東喜附風雅，於五十年代邀謝無量到北京訪問，禮遇甚厚，並問他：「你寫詩是學的哪一家？」

「這……」謝無量竟一時對答不出來。

「寫字學的誰人？」毛澤東又問。

「這……也說不清楚。」

毛澤東也不見怪，曾與謝無量合影留念

謝無量自北京回到四川曾對人說：「毛主席問我詩學的哪一家，寫字學的誰人，我一時對答不出來。今後真該要好好專學一家了。」

謝無量曾著《王充哲學》一書，於一九一七年四月由中華書局出版。他認為王充在《論衡》中說充於天地萬物皆用生物之理推較其本，頗近於唯物論，這在一千九百年前，妖妄的讖緯之學，盛行之東漢時期，是非

常可貴的，毛澤東曾看過此書。

一九五六年，謝無量又應周恩來之邀到了北京，毛澤東在中南海設宴招待謝無量時，竟提起王充哲學這本書。當時章士釗也在座。毛澤東說：

「謝無量老先生是很有學問的，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都很有研究，思想也很進步，在蘇聯十月革命前就寫了《王充哲學》，這本書是提倡唯物史觀的哩。」

其實，謝無量只是就書論學，他那裡懂得什麼唯物論呢？

謝無量曾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一九四八年三月他到南京出席國民大會，選舉蔣中正為總統，李宗仁為副總統，蔣李兩人對他都很禮遇。

謝無量書生本色，待人和善，不談政治，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系活動，他和孫中山、蔣中正、張群都很熟識。

謝無量對張群在蔣中正身旁的作為不表贊同，不願與政治人物往來，他任國大代表時祇接受憲政指導委員會（會長莫德惠）的委員聘書，不接受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（會長孫科）委員的聘書，因此大陸變色後，未曾受到中共的迫害。

馬謝言詩結緣一生

謝無量於一九六四年「文革」爆發前病逝，逃過一劫。較他的好友馬一浮幸運。留有著作有「中國大文學史」、「楚辭新論」

，「中國婦女文學史」、「中國古田制考」、「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」、「國文教本評注」、「中國六大文豪」、「詩經研究」、「古代政治思想研究」、「朱子學派」、「詞學指南」、「婦女修養談」等廿餘種，再加上豐富的詩作，可謂著作等身，可惜生前沒有刊行，身後由他的夫人陳雪湄女士編輯成集，刊布問世。

謝無量和馬一浮因談詩而相識而訂交，當時兩人都未滿廿歲。馬一浮在其所寫「謝齋庵先生詩序」中說兩人「相識於年俱未冠，以言詩相待」，即指此而言。爾後的六十餘年中，始終互相切磋，他們的學問就在互相探討、學習和勉勵中獲得。一九〇二年他們就一起在上海組織「翻譯會社」，出版《翻譯世界》月刊，介紹世界名著。一九〇三年春，馬一浮赴美，不久，謝無量也被迫去日本，「翻譯世界」停刊，兩人也暫時失去了聯繫。馬一浮不知謝無量已離開上海，仍隔幾天就給謝寄信，都得不到回信，不禁嘆息說：「無量亦知四萬里之外有一人者，獨坐思無量甚苦乎？」但他那能知道，謝無量在日本也因無法知道馬一浮的地址，無法給馬一浮寫信而「甚苦乎」。後來通過其他友人才聯繫上。馬一浮在第一次收到謝的來信時，是「喜極，是夜不成寐，覽所來書」，第二天就「寫致無量書數千言」。

在美國時，馬一浮曾有「天南一星光萬丈，我所思兮謝無量」的詩句。每至書肆，

雖然經濟困難，常有欲購無錢之苦，但遇到好書必買兩本，以一本贈謝無量。如《近代哲學史》、《人權論》、《政治罪惡論》等書，都是購後立即寄贈的。有時因所寄書太多，超過郵局規定的體積和重量，不得不打開分為兩包。一九〇四年馬一浮自美返國，道經日本，曾在謝無量處小住，又互贈了不少書刊。

贈書互答切磋學問

馬一浮回國以後，把家中的一點田產變賣後，又再次東渡日本和謝無量一起學習、研究。一九〇五年後，兩人均回國，先後同住鎮江焦山、杭州西湖，一面讀書研討，一面從事翻譯和著述，介紹外國文化，抨擊時政。一九〇九年，謝無量回四川，任四川國學院監督，當時在國學院學習的人很多，謝無量聲聞鄉里。那時馬一浮的三舅父何稚逸也在四川，稱謝無量「蜀之顏子」，願與謝無量「就忘年之雅」，馳書馬一浮囑為先容。一九一六年蔡元培聘請馬一浮為北大教授、文科學長，馬一浮辭謝不就，並舉謝無量代他給蔡元培的信上說：「謝無量淹貫諸學，理無不融，浮不能及。先生若為諸生擇師，此其人也。」後來王毓仁約馬一浮為《獨立周報》撰稿，馬亦推舉謝無量說：「求其相助，必能增大報之光焰。」

抗戰期間，兩人都在四川，一住樂山，一居成都，謝無量每年都必到樂山小住，和

馬一浮討論學問，內容遍及中外學術著作，談興旺時，不知不覺已過深夜。平時則書信來往，詩歌唱和，如馬一浮在《謝齋庵先生詩序》中所說的那樣：「觸事遇緣，未嘗不以詩相往復。」特別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，是馬一浮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，幾乎每天都有新作，有詩必寄謝無量。馬一浮曾說自己的詩只有謝無量能全懂；兩人的詩除彼此之外「俱難得解人」。兩人到晚年特為相互關懷、體貼。

謝無量七十壽辰時攝影，賦詩寄馬一浮，馬一浮在和詩中表達了「雖然睹影悟非予，卻示分形慰索居」之情。馬的身體不適時，謝就千方百計覓取卻病良藥，相寄于千里之外。馬一浮在《蒙齋庵惠眼藥試之良效奉謝》、《齋庵示卻老針藥答謝》等詩作中，有「金鏡遺我故人情」、「幸遇王喬親授藥，何殊御寇待乘風」、「愧我膏肓成痼疾，喜君妙用總神通」等句，表示了深沉的感謝。

謝無量身體違和時，馬一浮不能親至北京看望，就讓在京的學生代去致意；自己寫信問候，恐謝氏作復勞累，表示「愿得雪湄夫人賜答數行，不異親聞聲亥」。自己寫了詩，渴望能讓謝無量看，又怕影響謝的休息，就寄給在北京的學生時說：

「如謝先生精神佳，亦可因間送與一閱，所以不逕寄謝先生者，以時人語或涓之近於挑戰。」

賦詩悼亡真情洋溢

馬一浮、謝無量兩人彼此對作品的評述，顯示出兩人友誼的深厚。一九四〇年，謝無量為馬一浮的詩集《避寇集》所作序言中說：「仆於湛翁，把臂服膺，始於童冠；忘形悅義，垂老彌篤。誠如盧生之于伯玉，四海之內，一人而已。」稱馬一浮是「崛起橫流之中，治六藝之道於百世之下」。過了二十餘年，在一九六五年馬一浮寫的《謝齋庵先生詩序》中，有：「予於齋庵，雖未敢謂同得同證，然予之知齋庵，猶齋庵之知我，殆可謂無間然。」馬一浮在和學生談到謝無量時說：「平生所遇友朋之間，天才之高，莫能先之。」「其教書門類甚廣，一門專著，夕披覽而朝講授。其著書信筆寫去而文字工整，少有能及之者。」說謝無量是「脫盡俗氣者」，「今之能文者惟謝先生，余則吾不知矣」。對兩人的書法，他也有過比較，說：「謝無量不好臨摹而天才卓異，隨手揮灑，自然佳妙。至於學力，吾或差有一日之長。」對謝無量的詩更是讚不絕口，說蘇東坡的詩不如謝無量，謝詩是「五言力追大謝，近體亦逼少陵」，是「超妙自然，全不費力，如行雲流水。求之今日，殆無匹儔。」

是「一片天機，空靈動蕩，的是天才。」兩人相交，以誠相見，對於彼此作品，並非只說好聽的，一九〇九年，馬一浮在給謝無量的信中，就批評謝著「蜀學會敘」一

文，不是純儒之務，希望謝無量能有所改進。四十年代，謝無量好神仙術，求脫軍攝養之道，馬一浮不以為然，對謝說「身是四大合成，不妨土木形骸」，所以在給謝的詩中以「還丹駐世產無疾，天眼觀身是眾緣」兩句諷之。

一九六四年謝無量以八十高齡去世，馬一浮一再賦詩誌感有「不能已於言」者，並在患嚴重白內障，視線茫茫之際，親自為謝無量的詩集作序、題詞，並說：「余尋與齋庵交最久，不可以不文辭。」可見兩人交情的非比尋常了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- △本誌第三六三期第六頁照片說明漏排「王德箴：『回首來時路』」插圖文見四十九頁」。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鑒諒並向作者王德箴女士致歉。
- △本誌因稿擠，定中明教授、虞兆中教授等佳作多篇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